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

祝勇在故宫中待得最久的房子,是他的办公室。那是在紫禁城西北角,在城墙内、角楼下的一个前后三进四合院,原来是故宫里的城隍庙,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,供奉的是城隍之神,以保佑这座官城。在故宫工作这么多年,他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无数的春夏秋冬,对它已无比熟悉,对它的一砖一瓦也很有感情。

现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就设在这座小院子里,有不同门类专家在这里工作,大家相处和谐,像一个大家庭。供职于故宫学研究所、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说:“在研究院,每一位专家都是我的老师。他们在各处的领域里都有极深的造诣。我有什么问题,就找他们答疑解惑。故宫博物院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。”

如果说故宫是一所大学,那祝勇一定是里头最勤奋的学生之一。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,他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,或借物咏怀,或凭卷追思,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,小处生动,大处磅礴,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。近日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“祝勇故宫系列”的第十本书: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。

我们平常所说的“故宫”一词,一般有两层意思:第一,“故宫”的意思,是“从前的宫殿”,就是紫禁城,是明清两代皇帝生活、理政的地方;第二,人们把“故宫”当作故宫博物院的简称,故宫博物院,是一个收藏了多达186万件套文物的博物院,当然,紫禁城这座建筑,也是这个博物院里的收藏,而且是故宫博物院内最大的文物。这两个意思经常混用,分不开。

在祝勇看来,第一个意思里的故宫(即紫禁城),是一个历史遗留物,是皇宫;而第二个意思里的“故宫(博物院)”,是一个现代概念,是博物院,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成果。帝王的皇宫变成了人民的博物院,空间没有变,但它的属性变了,表明中国的巨大进步。

祝勇对故宫藏品的书写始于2011年,那一年,他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。也就在那一年,他接受《十月》杂志主编陈东捷的邀请,开设了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专栏。之后,陆续出版的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(1、2、3),讲述了故宫文物的前世今生。祝勇延续了自己独特的写法,将博物馆中看似孤立的文物放在阔大的历史背景中,为读者还原了生动的历史场景,用文字赋予这些古物新的生命。

2020年,祝勇推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《故宫六百年》。他多年的好友、著名主持人杨澜收到这本六百多页的书后发了一条微博:“认识祝勇20余年,无论潮流如何变换,他总是保持着儒雅的气质和敏锐的眼光。他的心很安静,文笔却很张扬。不知怎么,我觉得正与故宫的气质合拍。”

2021年,在祝勇正式开启故宫书写的第十个年头,他将目光转向故宫中同样光芒万丈的一类藏品,转向我们生活中最熟悉却又日渐陌生的一种艺术——书法。

“书法”,原本是指“书之法”,即书写的方法。据祝勇介绍,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:“第一用笔,第二识势,第三裹束。”周汝昌先生将其简化为:用笔、结构、风格。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,而非指结果(书法作品)。“法书”,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,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、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,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。

在祝勇看来,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“书法”比起来,中国“法书”更感性,也更自由。尽管秦始皇(通过李斯)缔造了帝国的“标准字体”——小篆,但这一“标准”从来不曾限制书体演变脚步。祝勇认为,中国书法之所以如

此自由,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的笔——毛笔。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,点画勾连、浓郁枯淡,变化无尽,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,才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飘逸、张旭的飞舞流动、欧阳询的法度庄严、苏轼的“石压蛤蟆”、黄庭坚的“树梢挂蛇”、宋徽宗“瘦金体”薄刃般的锋芒、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……同样一支笔,带来的风格流变,几乎是无限的。

与祝勇之前的古物书写一脉相承,祝勇把目光投向故宫的书法藏品,却不将目光局限于这些藏品;祝勇关注书法艺术,他的关怀却远大于书法艺术。

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的这些书法名作自然是“国家宝藏”,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祝勇告诉我们,这些“法书”之所以价值连城,并不是因为它们“好看”,而是因为这些作品背后的“文化价值”:“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,感谢今天的博物院,让汉字书写的痕迹,没有被时间抹去。有了这些纸页,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准确地复原,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现,我们的汉字世界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。”

对艺术而言,“审美”和历史学、哲学都是可以打通的。写故宫文物,从文化背景上来看,祝勇是从艺术学、从外部进入故宫的,所以祝勇的解读方法和角度一定也与“专业”写作有所不同。祝勇试图把这些艺术品从一个狭窄的领域里“拉”出来,在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中对文物进行新的阐释。

祝勇说:“我不想把它们从宏大历史中剥离出来,变成彼此没有联系的讲述,我想搞清楚它们各自的位置与彼此的关联,创造一个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故宫文物,这个视角可能基于中华文化,甚至要超越中华文化,从世界人类文化的视角,把文物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去写,超脱绘画、书法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史本身的研究范畴,在人类文明、文化的层面上去重新观照这些历史古物。”

就像他在写陆游的《西线无战事》中所写的:“书法,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,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。一个人心底的话,不能被听见,却能被看见,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。我们看到的,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,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,而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。所以我写这本书时,不停留在书法史、艺术史的层面上,而更多地将这一件件书法作品与历史,尤其是书写者个人的精神史连接。”

近些年来,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、传播故宫文化。2018年11月,祝勇担任总编剧的文化节目《上新了·故宫》第一季播出。在“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”邓伦、周一围的带领下,节目以寻常百姓的“未知视角”切入,带人们走进了一段探秘紫禁的奇妙之旅。节目播出后,不仅收获了电视、网络收视双第一的佳绩,更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粉丝。2020年5月25日,祝勇在快手平台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行《故宫六百年》的新书云发布会。直播活动也邀请到了作家安意如、作家常怡、演员刘晓晔、江苏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苑逸伦,以及快手达人开心de核桃等进行了线上对话。这场直播也收获了许多关注,直播的累计观看人数突破1846万人,有近十三万人同时在线观看,创下图书行业在线直播的最高纪录。

“我始终认为,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,而是要看我们会不会讲故事。”祝勇说,今天,无论男女老少,还都在使用筷子,吃着饺子,千里万里也要回家团圆过春节,这些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,它一直都在人们的血液里,包括年轻人。只不过需要我们以更合适的方式去唤醒和激活。而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摆出教书先生的架势。

□郑学富

宋时,立秋日,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树移入殿内,等到立秋时辰一到,太史官高声奏道:“秋来了。”随之,梧桐树应声落叶一两片,此乃报秋。左河水有诗曰:“一叶梧桐一报秋,稻花田里话丰收。虽非盛夏还伏虎,更有寒蝉唱不休。”从古至今,立秋时节民间流传着很多民俗。

“折枝楸叶起园瓜,赤豆如珠咽井花。洗涤烦襟酬节物,安排笑口问生涯。”南宋诗人范成大《立秋》诗中的“折枝楸叶”指的就是戴楸叶、应时序的立秋节俗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秋,揪也,物于此而揪敛也。”此时万物开始“揪敛”,即收敛的意思。俗话说:“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要穿棉。”立秋之后,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,秋天即将来临,梧桐树开始落叶,因此有“落叶知秋”的成语。人们为何立秋要戴楸叶呢?因为楸树之“楸”与秋天之“秋”同音,人们戴楸叶,表示为了迎接秋天。据民间说法,立秋日戴楸叶,可保一秋平安。

楸树是珍贵的用材树种之一,自古以来楸树就广泛栽植于皇宫庭院、胜景名园之中。楸树不仅能美化环境,而且还具有药用价值,古时人们还有栽楸树以作财产遗传子孙后代的风俗,韩愈有《楸树》诗赞道:“几岁生成为大树?一朝缠绕困长藤。谁人与脱青罗帐,看吐高花万万层。”

立秋戴楸叶的风俗由来已久,唐代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中记载,唐朝时立秋这天,长安城里开始售卖楸叶,供人们剪花插戴。到了宋朝,此俗风靡全国,男女老少有戴楸叶的风俗,有的地方不仅戴楸叶,而且还把楸叶或树枝编成帽子戴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立秋日,满街卖楸叶,妇女儿童辈,皆剪成花样戴之。”到了南宋,这种风俗更为盛行。《临安岁时记》曰:“宋代,立秋之日,男女都戴楸叶,以应时序。”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记载:“立秋日,都人戴楸叶、饮秋水、赤小豆。”《梦粱录》也有“都城内外,侵晨满街叫卖楸叶,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,剪如花样,插于鬓边,以应时序”的记载。

到了元代,这种风俗传入了宫中,身为蒙古族的王公大臣也接受了汉民的节俗。元人熊梦祥的《析津志辑佚》说:“车驾自四月内幸上都,太史奏某日立秋,乃摘红叶。涓日张燕,侍臣进红叶。秋日,三宫太子诸王共庆此会,上亦簪秋叶于帽,张乐大燕,名压节序。”

明代,戴楸叶之俗更加流行,明朝人田汝成在《熙朝乐事》中说:“男女咸戴楸叶。”除了戴楸叶之外,还做成中药楸叶膏。明代著名戏曲作家、养生学家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说:“立秋,太阳未升,采楸叶熬膏,擦疮疡立愈,名楸叶膏。熬法以叶多方稠。”到了清朝和近代,民间一直盛行立秋戴楸叶之风俗。现在一些地方仍保留这一传统民俗,孩子们不仅在胸前佩戴楸叶,而且还用楸树枝叶编织成草帽戴在头上,以防“秋老虎”烈日曝晒。

立秋之后的“贴秋膘”和“啃秋”两种养生方式,同样是延续了许久的习俗。

贴秋膘之俗盛行于清代、民国时期。立秋日,有悬秤称人的习俗,和立夏之日所称之数相比较,以检验人们过夏后的肥瘦情况。有针对性地进行“秋补”,即“贴秋膘”。夏季,也是人们最为忙碌的季节,特别是三夏大忙时节,抢收抢种,虎口夺粮,还要进行夏季作物的田间管理,繁重的劳动对人们体力消耗极大。此外,炎热潮湿的天气对人们的身体也造成了损害。很多人食欲减退,乏力疲惫,精神不振,身体也消瘦起来,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“苦夏”,俗话说“一夏无病三分虚”。讲究的文人墨客、名伶、有钱人还有“要吃秋,有爆肚”的风俗。

立秋之时,天气变得越来越凉爽和干燥,“啃秋”可以弥补因“苦夏”大量出汗而流失掉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等。因此民间有句话说:“立秋以后吃六瓜,不用花钱把药抓。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载:“立秋预日,陈冰瓜,蒸茄脯,煎香薷饮,院中露一宿,新秋日合家食饮之,谓秋后无余暑疟痼之疾。”清朝张燕的《津门杂记·岁时风俗》中记载:“立秋之时食瓜,曰咬秋,可免腹泻。”这一习俗曾流行一时。人们在立秋前一天把陈冰瓜、蒸茄脯、煎香薷饮等放在院子里晾一晚,于立秋当日吃下,为的是清除暑气、避免痢疾。民国时期出版的《首都志》记载:“立秋前一日,食西瓜,谓之啃秋。”

祝勇：书写『无止境』的故宫

【短史记】

一叶梧桐一报秋